

## 温情与敬意

黄花犹带露,红叶已随风。慈善温和的杨稼生先生静静地告别人世间,将生命的指针停留在92岁。

最早听说杨稼生,是我在鲁山一高读书时。那天上午,学校广播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,原来是杨稼生来给我们作报告。那时他四十多岁,有些瘦弱,给我们讲了他遭遇人生磨难而不屈服的经历,在大山里栽竹种树,一种就是二十年,后来开始文学创作,出版了散文集《海蓝海蓝的眼睛》。报告结束后,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,纷纷请书并求签名。

那本散文集薄薄的,乳白色的封面上有两个山形轮廓、两只飞翔的海鸥、一轮八边形的红日,淡洁、素雅、宁静。我的语文老师杨鸿业也请了一本,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读给我们。那是杨稼生写的散文《我家的购粮本》,写尽了人生的无奈和心酸,同时又写出了乡村哑巴的善良和感恩。

杨稼生,祖籍河南唐河,1954年在《河南文艺》发表短篇小说《春梅和秋莲》。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被下放到舞钢北湾林场劳动改造。面对命运的捉弄,他淡然处之,把满腔浓情写在深山老林,大力试种泡桐、毛竹,终获成功,被授予重大科技成果奖。

从大山里走出来后,杨稼生重新拾起文学梦,致力于散文创作,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,先后出版《海蓝海蓝的眼睛》《我女儿必经此地》《叩问童心》《北湾》《两岸书》等散文集,每本书都流淌着无声的爱与美,而不是恨与怨。

作家周同宾在《叩问童心》序言

中说,杨稼生的文章“离百姓很近,离人心很近。因此,自有其流传的价值和长久的生命力”。杨稼生曾说《叩问童心》没有主题,随意记述一件事,一个画面;因为短,也就谈不上什么章法来。这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世说新语》对他的启发,写来便捷,省心省力。

好文章是有温情的,能打动人心,让人受益。有一个5岁女孩,叫“甜甜”,她的妈妈经常晚上睡觉前给她读《叩问童心》,她就一直想见到那个书中的“田田”,也想见到写书的爷爷杨稼生。她的妈妈几经周折带她来到了杨家。小甜甜忽闪着大眼睛看看田田,说:“姐姐,我也叫甜甜。”又亲昵地扑进杨稼生怀里说:“爷爷,我是甜蜜的‘甜’,妈妈想让我甜甜蜜蜜。”两个孩子一同忽闪着大眼睛笑了。此情此景,让人深感人间美好。

经历了同样的事和见到了同样的人后,有人能写出优美的文章,有人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其中的原因在于缺少情怀。杨稼生深谙其中的道理,他的《两岸书》是和台湾地区作家痖弦的书信集。近两百封书信,凝结了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友情。他和痖弦平生仅见过两次面,相处最长时间只有四天,却相知相惜二十多年。两人的友情,以手写信这种古典的交流方式展开,渗透着一种深切的文化关怀与责任担当,一种立人达人而功成不居的仁者风范。

斯人已逝,文字永存。杨稼生先生的文章和精神让人充满敬意,那方明丽的舞钢山水,想必会永远铭记。

◎杜光松(河南平顶山)

## 最美的相遇

作为一名铁路女职工,我从学校毕业到参加工作,有过千千万万的各种相遇,但与铁路的相遇最美。正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样:“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,照亮我一路前行,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……”

与铁路的初遇是工作分配到平东站,到货运车间做核算员。那时正值国家飞速发展,煤炭需求量大,货运装车数总是全局第一,每天上班核算打印票据都有2000车左右,一列列车像长龙一样,满载着煤炭从车站奔向远方。2013年6月,铁路总公司加大货运组织改革,按下货运改革加速键,先后顺利实现全局受理、制票进款、理赔、保险等货运业务的集中办理,新版95306实现一个账号办理全路业务。货运改革不仅带来了工作效率的大幅提升,也给客户带来快捷体验,电子运单取代了纸质运单,电子签名取代了手工盖章,随时网上提报货运需求。行业蒸蒸日上,

快速发展,我作为参与者、见证者,满心骄傲。

与铁路在生活中的相遇惊艳了我。今年1月份寒假期间,嫂子要到成都照顾侄子一家,我去送她。在平顶山西站,广播里传来悦耳的播报声:“尊敬的旅客,你乘坐的G1576次列车正在检票。”坐在明净的候车厅里,我思绪万千:去年年初,还没有这个车次,要去宝丰站乘车,去年6月20日郑渝高铁全线贯通运营,到成都只需几个小时,蜀道不再难。高铁从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再创新,到自主创新,成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亮丽名片,被称为新时代的四大发明之一。

蝴蝶遇见花朵,谱成一曲蝶恋花;伯牙遇见子期,成就高山流水;铁路与我的相遇,对我而言最美,成就了我积极向上的人生。作为一名铁路女工,高铁早已融入了我的工作与生活,在高铁发展的带动下,我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新的贡献,绽放巾帼芳华。

◎程相征(河南平顶山)



## 冬晨里的温暖

冬日的早晨,北风呼呼地刮着,更增几分冷意。我骑着电动车驶在路上,尽管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,仍觉寒意刺骨。

“哎!钱丢了,钱丢了!”我缩着身子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,前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妇女对着一个骑自行车的老汉大喊。地上躺着两张百元大钞,显然是骑车老汉掉下的。他大概没听到喊声,还骑着车子一直往前走,这个妇女停车捡起钱。我正好到妇女前面,她头上勒着破旧的头巾,粗糙的脸上布满皱纹,身上的黑衣服已经褪色成灰白色,没戴手套的双手冻得发红。这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,年龄也不小了。我不由生起怜悯之情:她

捡就捡了吧,这钱看起来对她更有用处,况且那老汉已经走远了。

我正思忖着,却见那捡钱的妇女快步走到不远处执勤的交警前,把钱递了过去:“这钱是前边那个老头丢的,我喊不应他,也撵不上,你快追上把钱还给人家吧!”交警接过钱,看了看周围,向我跑来,借了我的电动车去追那丢钱的老汉。捡钱的妇女朝我笑了笑,骑自行车走了。

我站着风里,望着远去的妇女,她的背影在我心里愈发高大起来。尽管风还在吹,但我已不觉得冷,一股暖流涌遍周身。

◎马继军(河南郟县)



## 偷瓜糗事

儿时的小伙伴,如夏日的草木——疯长。一个个小小的身影在田间飞快地奔跑着,个个小嘴嘟囔着,动作敏捷又矫健,轻门熟路地找到了瓜田,搓搓手,眼中满是跃跃欲试。俗话说得好:瓜果梨枣,谁见谁咬。

圆滚滚的西瓜掩在碧绿的瓜藤中,若隐若现,着实令人心动。我们将割草的篮子放好,拿出镰刀,一个西瓜刚刚放到篮子里,耳畔就传来忽远忽近的声音。“兔孙,给我爬出来!”不好,连忙提起割草篮转身就跑。看瓜的粪蛋爷眼尖,一眼就看到了地里逃窜的小身影,笑骂一声。“兔孙,看我咋收拾你们?”看着我们逃跑的路径,沿近路抄了过去。

一天中午,去找绰号牙猪的老家叔玩。他比我大5岁,问我想吃瓜不?我说,当然想了,牙猪叔让我跟他去北堤3队的瓜地“摘”瓜,我没多想,跟着他就走了。我们沿着村北天然渠走呀走,他忽地拐进芦苇地里,我也蹑手蹑脚跟着钻了进去。一直钻到芦苇塘边儿,跟着他蹲下来,他指给我看一片绿油油的西瓜地,说:“去摘吧。”我可不敢,因为我知道这是队里的瓜,人家说3队的队长屁股蛋上都长眼睛。牙猪叔就激我:“就这点儿胆,连个瓜也不敢偷?”那时的孩子,就是用偷瓜来衡量一个人的胆量,谁要是落了个胆小鬼的名声,就甭想抬起头了。我战战兢兢地猫着腰钻进瓜地,摘了个篮球大的西瓜,刚钻出瓜地,就听到粪蛋爷的喝骂声。

牙猪叔把我往一边一推,低声交代我趴着别动,我就趴在那里不敢动了。他就往另一边跑,把芦苇叶豁得直响,粪蛋爷就追

他去了。听不见动静了,我站起来,抱着西瓜往回跑。牙猪叔直夸我机灵,这不禁让我自信起来,不但有了偷瓜的胆子,也悟出了偷瓜的经验:看瓜人追来时不能没命地跑,要往旁边拐,藏起来,因为瓜地周围有的是庄稼地和芦苇丛。

悟出来这一招后我对谁也不说,因为一说,怕他们都跟着学。长大后聊起小时候偷瓜的事儿来,我才说出了这个诀窍,大伙儿直骂我鬼精鬼能的。

记得有一次,我跟好几个小伙伴去割草,听说天然渠北边邻庄的玉米能吃了——那时偷瓜一定也偷嫩玉米的。几个人一商量,决定去偷。

正掰得爽,牙猪叔说:“快跑,有人追咱来了。”抬头一看,一个黑不溜秋的人,拿着铁锹向我们扑来。

小伙伴们一急都跳进了天然渠。我本来水性就不太好,入秋后雨水又稠,天然渠水很深,我游过去喝了不少水。

从那以后,我好长时间不敢偷瓜。

记得初一那年,我放学回家路过一块零碎地,瓜长得奇好,我想进去偷,可没走两步腿就软得走不动,不得不退出来。虽说偷瓜不犯法,但也深以为耻,从此不再偷瓜。

童年总是无忧无虑的,那些珍藏的记忆,如同地窖中的佳酿,时间越长越香、越醇。

◎薛宏新(河南原阳)